

人性与文心

钟明奇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人性与文心

钟明奇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与文心 / 钟明奇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458-0775-2

I. ①人… II. ①钟… III. ①文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6444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人性与文心

钟明奇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775-2/I.241
定 价 28.00 元



钟明奇, 1965 年 9 月生, 浙江省嘉善县人。1993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曾参与《袁枚全集》的校点工作, 出版学术著作《明清文学散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复旦学报》、《中国文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 多篇。

自序

这本书收录了本人所写的三十多篇文章，除一篇长文与两篇短论外，其余均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刊物上发表过；其中有的文章发表后，先后为《文学遗产》网络版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我永远感谢所有为发表我的文章而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先生们。本书之所以取名为“人性与文心”，固然与所收的一篇论文《人性相同，文心相通——以〈聊斋志异〉与〈十日谈〉情爱观之比较为中心》有关，然确也表明了我对中西古今文学观念的一种整体的认识。中西古今真正优秀的文学，无不是深刻而又生动地写出了多侧面人性的文学，而中西古今伟大作家的文心也每每是相通的。当然，他们的文学创作，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这似乎是文学史常识，可是，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有此认识，因之，他们也就常常偏离文学创作的正确轨道，不能通过深入地描写人性来揭示时代与社会生活的本质。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小说创作而言，莫言先生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就竭力主张小说创作要盯着“人”写，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要求作家写出真实、丰富、复杂的人性。莫言先生如此说，

固然是对他自己宝贵小说创作经验的总结与提升,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实也说明当今仍有作家尽管已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却并没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这一点,更不说身体力行去实践之;有些作家正如本文集中一篇短论所论及的那样,他们的小说创作,其实只是盯着“面包”写。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为各种机缘,我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无论是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沙滩上散步,还是在波罗的海旁的旅舍小住,无论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地中海边沉思,还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远眺,无论是在俄罗斯托尔斯泰庄园,还是在布拉格卡夫卡故居,或者美茵河畔歌德故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性是我常常观察与思考的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显示出来的文心也同样是我最喜欢探究与思索的问题。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中写道:“一本书,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只看作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就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的一小块。”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目前主要是研究明清的小说与戏曲,我愿将之视作世界文学无边无际的这张网上的“一小块”,以中西共同的人性与中西作家相通的文心去观照之,或许能发掘出其特别珍贵的价值。

本书共分四辑。第一辑除《人性相同,文心相通——以〈聊斋

志异》与《十日谈》情爱观之比较为中心》外，有两篇论文是专论王国维的。王国维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学者。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在学术上极为开放而在政治上甚为保守的人物。这里不谈王国维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开时代风气之先的杰出的学者，王国维在 20 世纪初崇尚的诸多学术理念，如学无古今中西等，在今天依然是学者治学的圭臬，也是我所非常向往的学术境界，而他的学术胸襟更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固别有大本大原在”——从《红楼梦评论》看王国维的学术胸襟》一文，就是探究王国维非同寻常的学术胸襟。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一文，则从佛教的角度，结合其早年对人生的忧患，探索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的深层动因。此文发表后，曾获得杭州市社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本辑中《论潘金莲》一文，写于 1988 年，是为参加全国第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由衷感谢徐子方先生的厚爱，使该文得以在 2003 年的《东南大学学报》上发表。此文后曾入选团结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的由章培恒先生等主编的《雪夜煮酒话金瓶》一书中。如今授权期限已到，故将该文收录本书中。如果没有当年徐先生的青睐，此文很可能至今还躺在我书房里杂乱的书稿中。

本书第一辑中有四篇文章与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郭豫适先生发生密切的关系。《美的东西我们必须保留——应当重视我们民族自己的小说优良传统》就是与郭先生合写的，郭先生当时用的笔名是“于斯”。现征得郭先生的同意，

也将此文收录到本书中。这篇论文发表在 1991 年第 2 期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题目是由郭先生定的。在莫言先生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提倡向蒲松龄学习的当今,重读此文,不禁感慨万千。我们在文中写道:“可以预料,中国未来文坛上的大作手,一定是成功地写出了民族性的那些作家”,“优秀古代小说作家这种创作传统永远不会过时,也决不可以抛弃”,“任何优秀的未来的小说艺术都无法割断与古典小说的‘血缘’关系,火中再生的凤凰依然是凤凰,是更新更美的凤凰!”即使没有莫言先生的获奖与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特别推崇,我们依然坚持如上论述。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小说作家,以其与世界上诸多伟大的作家相通的文心,深刻地解剖了他们所处时代的人性与社会人生,因而其小说作品具有普世的价值与永恒的艺术魅力。惟是之故,莫言之外其他许多中国现当代小说作家,如茹志鹃、高晓声、韩少功等,也无不由衷地提倡要悉心学习中国古典小说。另三篇文章,或是专题论文,或是学术访谈,或是书评,实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式研讨郭先生的学术思想。郭先生治学一向主张实事求是,我的探讨,也是本着这一原则,决不因为是他的学生,而作无原则的吹捧。由衷感谢吾夫子多年来对我的关怀,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本书第二辑是研究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李渔的一组论文,涉及其文学思想、人格嬗变、审美选择、卓越的史学见解以及何以放弃科举考试的考辨等问题。与李渔这老头打交道已经多年,打开

笠翁文集,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感受到他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什么时候不得已在说假话,什么时候是在演戏……总之,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人性的复杂性。我在一篇尚未刊出的研究李渔的论文中写道:“李渔一生,人格极为复杂。他时而愤世,时而媚俗;时而特立独行,时而匍匐依附;既坦率真诚,又城府深密;既竭力崇尚创新,又时见陈腐观念;他不妨说是士人,但同时也是商人;因为带领家班,四处演戏卖笑,则又颇同优人,如此等等,总之,李渔确是一个非常矛盾而又复杂多变的人。”作家写丰富、复杂的人性,而作家本人的人性也是很丰富、复杂的。故从文学创作一面而言,如前所说,一个作家惟有写出了真实、丰富、复杂的人性,才能写好社会与人生;而就文学批评一面而言,研究者惟有深入地洞察了作家真实、丰富、复杂的人性,才能真切地体悟到作家在不同社会时势下极为微妙的文心,由此真正洞悉其从事文学创作复杂的创作心理,进而深刻地把握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真髓。故研究李渔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自不能不深入地研究其个性心理。在我看来,有关李渔的文学创作研究等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对李渔其人的比较透彻的研究尚有欠缺。本辑所收的《李渔个性心理的逻辑嬗变》一文,修改自我尚未出版的研究李渔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是从雅、俗之间双向逆反的矛盾运动中,观照李渔独特个性心理的逻辑演变。诚然,该文只是提出研究李渔的一种视角,并不成熟,聊作为一种探究的尝试。

本书第三辑是我写的一组短论。这些短论，有三篇论及当代文学。我想，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适当关注当代文学的创作是有其益处的。我记得南京大学已故程千帆教授就要求他的学生在研究古代文学的同时，也要适度关心当代文学。毫无疑问，既然人性相同，文心相通，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宝贵的创作经验固然值得当代小说家认真汲取，那么，当代文学家的丰富的文学实践与多方面的理论探索，同样值得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悉心体味。这组短论中《李渔可贵的反思精神与社会批判精神》、《李渔留下怎样最珍贵的文化精神遗产？——写在李渔诞辰四百周年之际》两篇是2011年为李渔诞辰四百周年而写的，没有发表过，兹收录本书中，以纪念这位处在明清之际艰难历史时代而终于写出了伟大戏剧理论著作的通俗文学作家。

本书第四辑是一组书评。这组书评除两篇外，均与我当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工作有关——我写书评的那几部书当年大部分由我任责任编辑。当时写这些书评，固然有替出版社作宣传的用意，但因为那些书本身的确有较高的学术含量，而我写书评也较为用心，因此，这些书评发表后，我在网上看到，有的还得到我素不相识学者的热情肯定。有鉴于此，我决计将这些有一定学术性的书评收录到本书中，一是纪念十五年极其忙碌的编辑生涯，二是用以怀念那段岁月里我与我所尊敬的老师及作者朋友之间的珍贵情谊。

治学从认真读书开始。到杭州师范大学工作后，我经常往返

于上海、杭州两地之间；乘动车、高铁对我来说如同乘公交车一般。每次乘火车我总是先准备好一本自己想读的书。记得有一次从上海到杭州去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时有动车但高铁尚未开通，匆忙间跳上一列普通快车。当时选择乘动车去杭州的人已居多数，因此，车到杭州城站时似乎并没有什么人下车。而我自己因为读书比较专心的缘故，早已忘了自己是在车厢里，大概是把车厢当成了书房，车到杭州时我竟然没有发现。一旦警觉过来，车早已经过杭州，于是只好赶紧在绍兴打的，好在司机十分配合，风驰电掣，一路飞奔，终于提前五六分赶到会场。记下这个小插曲，是想说明，收录到本书中的文章，固然决不是什么“鸿文大篇”（李渔语），但确乎是自己认真读书与思考的结果，然限于学识，定有不足之处，敬祈师长、友人与读者不吝指谬！

青年毛泽东曾说，做学问最忌一“陋”字。青年毛泽东又有诗云：“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本书主要是本人 2009 年以来学术成果的结集，若干文章略作修改。我很惭愧于自己的浅陋与渺小，惟寄希望于未来的日子，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领域，争取写出真正“新美”之文。

2013 年 6 月 26 日

目录

自序 / 1

辑 1 / 1

人性相同，文心相通

——以《聊斋志异》与《十日谈》情爱观之比较为中心 / 2

“固别有大本大原在”

——从《红楼梦评论》看王国维的学术胸襟 / 28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 / 48

论潘金莲 / 62

美的东西我们必须保留

——应当重视我们民族自己的小说优良传统 / 75

新时期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

——郭豫适先生及其红学史研究 / 89

博学慎思 实事求是

——郭豫适教授访谈录 / 109

索隐派红学的科学论析

——评郭豫适先生的《拟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索

隐派的研究方法》 / 140

辑2 / 159

“自为一家”：李渔文学创作的核心思想 / 160

从自然到天然

——李渔文艺美学思想一瞥 / 187

论李渔文学创作的“人情”说及其思想渊源 / 210

人格的嬗变与文心的转迁

——论李渔及其小说戏剧创作之艺术偏向 / 234

李渔放弃科举考试成因说辨 / 254

李渔论二十一史的一个卓越见解 / 275

“战场花是血，骑路柳为鞭”

——李渔“诗史”论略 / 283

李渔个性心理的逻辑嬗变 / 292

辑3 / 315

“铺叙的文学”与“文绣的文学” / 316

英雄叙事与作家胸襟 / 320

盯着人写与盯着“面包”写

——有感于莫言的一次演讲 / 325

关于李辰冬研究的补充 / 329

关于王国维对戴震的批评 / 332

李渔诗的实录精神 / 335

李渔可贵的反思精神与社会批判精神 / 339

李渔留下怎样最珍贵的文化精神遗产？

——写在李渔诞辰四百周年之际 / 343

用生命追随李渔的人

——赵文卿先生《芥园子漫笔》序 / 348

辑 4 / 351

大间架处读《金瓶》

——评《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论》 / 352

性灵派整体研究的开山之作

——评王英志新著《性灵派研究》 / 357

走向整体研究

——评彭国忠著《元祐词坛研究》 / 362

穷究而极辨，体大而思深

——评束景南教授新著《朱熹年谱长编》 / 370

“李约瑟难题”的哲学探解

——评金永植教授《朱熹的自然哲学》 / 382

广矣大矣，广大悉备

——评《周易图说总汇》 / 390

走近大师的“林中路”

——读《想起了老巴尔扎克》 / 395

从经验到独创

——读格非《卡夫卡的钟摆》/ 398

开创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

——关于昆廷·斯金纳及“剑桥学派思想史”

译丛的评介 / 402

辑

1

一、中国两个十年相似的故事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十年，一个是1917—1927年，一个是1977—1987年。这两个十年，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这两个十年里，中国文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的深刻变革。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1977年，改革开放开始，文学创作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两个十年里，中国文学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性相同,文心相通

——以《聊斋志异》与《十日谈》情爱观之比较为中心

人性如根茎、如种子,文化如土壤、如气候,文学如苗裔、如花朵。因为文化发展轨迹的不同,而人是“文化的存在”^①,中西人性的发展历程因此并不同步,而有“文化季节”的差异,这有如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一诗所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从文学发展的最深层次看,文学演变的轨迹,也就是人性演进的轨迹^②;中西方人性的发展历程既不同,其文学发展的历程也就不同。当不同历史时期中西产生了相类似的文化,中西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③也因此“历史地”变化得相近的时候,中西文学在真正伟大的文学家那里才会“逻辑地”发展到颇有内在契合的地方——这是中西文学可资比较的一个重要基点。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明清之际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是两个极为接近

①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在《哲学人类学》一书中即阐述人是“文化的存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则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

②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之《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版)其《增订本序》明确指出“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9页。